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翻遭禍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茌平旅店遇見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花容月貌荊釵布裙本領驚人行踪難辨一時錯把他認作了一個來歷不明之人加上一番防範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來彼此陰錯陽差你越防他他越近你防着防着索興防到自己屋裡來了及至到了屋裡安公子是讓那女子出來自己好進去那女子是讓安公子進去他可不出來安公子女孩兒一般的人那裡經得起這等的磨法不想這一磨正應了俗語說

鐵打房樑磨繡針竟磨出個見識來了你道他有了個甚麼見識說來好笑却也可憐只見他一進屋子便忍着羞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算是道個致謝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二人見禮已罷安公子便向那稍馬子裡拿出兩吊錢來放在那女子跟前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女子忙問說這是甚麼意思公子說我方纔有言在先拿進這石頭來有兩串謝儀那女子笑了一笑說豈有此理笑話兒了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說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三個人拿去分了罷那兩個更夫正在那裡平墊方纔起出來的土聽見兩吊錢也跑了過來

那跑堂兒的先說這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那女子說別累贅拿了去我還幹正經的呢三個人謝了一謝兩個更夫就合他在牕外的分起來那跑堂兒的只叫得苦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這頭兒要了兩吊那頭兒說了四百一吊六百文是穩穩的下腰了不料給當面抖摟亮了也只得三一三十一合那兩個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分完了他算多剩了一個大錢掖在耳朶眼兒裡合兩個更夫拿着鐵頭䊗槓去了不提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自己也知道這兩吊錢又弄疑相了纔待赸赸兒的躲開那女子讓道尊客請坐我有話請教請問尊客上姓仙鄉那

裡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到下路去是往那方去從何處來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又不是買賣經商更不是覓衣求食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就這等孤身上路呢請教公子聽了頭一句就想起嬷嬷爹囑咐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話來了想了想我這安字說三分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難道我說我姓寶頭兒還是說我姓女不成況且祖宗傳流的姓如何假得便直捷了當的說我姓安說了這句自已可不會問人家的姓緊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改了個方向兒前往南河掉了個過兒說我是保定府人我從家

鄉來到河南去打算謀個館地作幕我本有個伙伴在後
面走着大約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笑說原來如此只
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公子聽了這句口
中不言心裡暗想說這可沒的說的了怎麼好說我怕你
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要頂上這門不准你進來呢只得
說是我見這店裡串店的閑雜人過多不耐這煩擾要把
這門頂上便是夜裡也嚴謹些自己說完了覺着這話說
了個週全遮了個嚴密這大槩算得逢人只說三分話未
可全拋一片心了只見那女子未從說話先冷笑了一聲
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不明世事你我萍水相

逢況且男女有別你與我無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閑事問這些閑話自然有個原故我既這等苦苦相問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怎麽問了半日你一味的吞吞吐吐枝枝梧梧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列公若論安公子長了這麽大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還沒受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揎呢無奈人家的詞嚴義正自已膽怯心虛只得陪着笑臉兒說說那裡話我安某從不會說謊更不敢輕慢人這個還請原諒那女子道這輕慢不輕慢倒也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我不願作的你哀求會子也是枉然我一定要作的你輕慢些

兒也不要緊這且休提你若說你不是謊話等我一樁樁
的點破了給你聽你道你是保定府人聽你說話分明是
京都口吻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一身的簪纓勢派怎的
說得到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河南去如果往河南去
從上路就該岔道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奔江南江北
的一條路程若說你往南河淮安一帶還說得去怎的說
到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己自然覺
得你斯文一脈像個幕賓的樣子只是你不會自己想想
世間可有個行囊裡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地當師爺
的麼公子聽到這裡已經打了個寒噤坐立不安那女子

又復一笑說只有你說的還有個伙伴在後的這句話倒是句實話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又未必得早晚就好來得痊快你想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眞話不成一夕話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暗想道怎麼我的行藏他知道得這等詳細據這樣看起來這人好生作怪不比是甚麼給强盜作眼線的莫不竟是個大盜從京裡就跟了下來果然如此不但孃孃爹在跟前不中用就稽一官來也未必中用這便如何是好呢不言公子自已肚裡猜度又聽那女子說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不但可笑可憐尤其令人可惱你道是爲怕店裡閒

雜人攪擾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站了這間房這塊地方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這些串店的最是討厭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這等人喜歡的時節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煩惱的時節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你要這塊石頭何用再要講道夜間嚴謹門戶不怕你腰纏萬貫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已費心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裡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來作這等的笨事縱說有銅墻鐵壁擋的是不求之賊如果來了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如今現身說法就拿我講兩個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我白日既提得了來夜間又有

甚麽提不開去的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你分明是說認了我的來意安動了一個疑團不犯把我認作一個何等人故此我纔畧畧的使些神通作個榜樣先打破你這疑團再說我的來意怎麽你益發的左遮右掩瞻前顧後起來尊客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只怕你還要前程自悞列公大凡一個人無論他怎樣的理直氣壯足智多謀只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遽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腳色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字字誅心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只急得他滿頭是汗萬慮如蔴緊張了面皮倒抽口涼氣乜的一聲撒了酥兒

了那女子見了不覺呵呵大笑起來說這更奇了鐘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有話到底說呀怎麼哭起來了呢再說你也是大高的個漢子咧方纔若是小就是小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這句話一愧這位小爺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那女子道既這樣讓你哭哭完了我到底要問你到底得說公子一想我原為保護這幾兩銀子怕悞了老人家的大事所以纔苦苦的防範支吾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眼見的一般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我還瞞些甚麼來況且看他這本領心胸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就要我的性命大約也不費甚麼

事或者他問我果眞有個道理也未可知左思右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纔得了個榜下知縣纔得了知縣怎的被那上司因不托人情不送壽禮忌才貪賄便尋了個錯縫子參了革職拿問下在監裡帶罪賠修自己怎的丟下功名變了田產去救父親這塲大難怎的上了路幾個家人回去的回去沒來的沒來臥病的臥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華奶公此時怎的不知生死打發騾夫去找褚一官夫婦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一五一十從頭至尾本本源源滔滔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他柳眉

倒豎杏眼圓睜腮邊烘兩朶紅雲面上現一團煞氣口角兒一動鼻翅兒一搧那副熱淚就在眼眶兒裡滴溜溜的亂轉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他便搭趄着理了理兩鬢用袖子把淚沾乾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公子你這些話我却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窮途末路舉目無依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我也曉得些消息大約也絕不得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便在我身上還你個人財無恙父子團圓我眼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須得親自走遭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此時幾不過午錯時分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到儻然不到便等到

明日也不爲過你須要步步留神第一拿定主意你那兩個騾夫回來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你總等見了我的面再講動身要緊要緊說着叫手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說了聲公子保重請了一陣電掣星飛霎時不見踪影半日公子還站在那裡呆望悵悵如有所失都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眾人便都有些詫異及至合公子攀談了這番話窗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聽一時傳到店主人耳中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他見那女子行跡有些古怪公子又年輕不知庶務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店中受累便走到公子房中要問個端的那公子正想

着方纔那女子的話在那裡納悶見店主人走進來只得起身讓坐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閒話便問公子道客官方纔走的那個娘兒們是一路來的麼公子答說不是店主人又問這樣一定是向來認識在這裡遇着了公子道我連他的姓字名誰家鄉住處都不知道從那裡認得起店主人說既如此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客官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將本圖利也不是容易一天開開店門凡是落我這店的無論腰裡有個一千八百以至一吊兩吊都是店家的干係保得無事彼此都愿意萬一有個失閃我店家擔不上乾淨兒來事情小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

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經官動府聽審隨衙也說不了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要是你自己各兒招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據我看方纔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還沾着有點子邪道慢說客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直斷不透這個人來我們也得小心客官你自已也得小心公子着急說難道我不怕嗎他找了我來的又不是我找了他來的你叫我怎麽個小心法兒呢那店主人道我到有個主意客官你可別想左了講我們這些開店的仗的是天下仕宦行台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吃張餅都是我的財神爺再沒說拿着

財神爺往外推的依我說難道客官你眞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莫如趁天氣還早躲了他等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裡就好合他打饑荒了你老白想想我這話是爲我是爲你公子說你叫我一個人兒躲到那裡去呢那店主人往外一指說那不是他們腳上的夥計們回來了公子往外一看只見自己的兩個騾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說怎麼樣見着他没有白臉兒狠說好容易纔找着了那個稽爺給你老稍了個好兒來他說家裡的事情摘不開不得來請你老親自去今兒就在他家住他在家老等公子聽了猶疑那店

走人便說這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豈不是好那兩個騾夫都問怎麽回事店家便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騾夫一聽正中下懷便一力的攛掇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願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二則當不得店家騾夫兩下裡七言八語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且到那裡見着褚一官也有個依傍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合該有這場大難心中一時忙亂便把華奶公囑咐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了面再走的這些話全忘在九霄雲外便忙忙的收拾行李背上牲口帶了兩個騾夫竟自去了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這女

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他到此究竟爲着些甚麼事他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他旣合安公子素昧平生爲甚麼挺身出來要攬這椿閒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話又匆匆的那裡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聽書的聽着豈不氣悶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貫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個脂粉隊裡的豪杰俠烈塲中的領袖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彌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雖然是個女孩兒激成了個抑强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瀝膽訂交見個敗類縱

然勢焰薰天他看着也同泥豬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變的也同威鳳祥麟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那兩個騾夫在岔道口上山前先看見的那個騎驢兒的便是這個人他從山下經過耳輪中正聽得白臉兒狠說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十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的這句話心中一動說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他便把驢兒一帶繞到山後下了驢兒從山後上去隱在亂石叢樹裡竊聽多時把白臉兒狠傻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聽了個詳細登時義憤填胸便依着那兩個騾夫說

的路數兒順了大道一路尋來要訪着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個人怎樣一個來歷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着了見安公子那一番的舉動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個公子哥兒看着不由得心中又是好笑又是可憐想着這番情由又不覺得着惱因此借那塊石頭作了一個見面答話的由頭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實話他便點破了疑團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纔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又恰恰的碰上了他那一腔酸心恨事動了個個同病相憐的心想救他這場大難方纔又明聽得兩個騾夫商量不給褚一官送那封

信去便是安公子不受騾夫的賺不肯動身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一肩担了起來想着先走這邊把這事弄個徹底周全也不值得問這兩個騾夫自己自然有個叫他好好的送安公子穩到淮安的本領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無論騾夫怎樣個說法務必等他回來見面再行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騾夫的一番陰謀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清楚不再絮煩言歸正傳却說那兩個騾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轉了那條小路一直

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土山來書裏交代過的從這山
往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往北岔道便是
上黑風崗的路他兩個不往南走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
行了一程安公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亂石荒草沒
些村落人烟心中有些怕將起來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
僻地方來了白臉兒狼答說這是小道兒那比得官塘大
道兒你老看遠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過了那山崗
子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公子只得催着
牲口趲向前去行了一程來到黑風崗的山腳下只見白
臉兒狼向傻狗使了個眼色說你可緊跟着些兒走還得

照應着行李合那個空騾子我先上崗子去看有對頭來的牲口好招呼他一聲兒不然這等窄道兒擠到一塊子可就不好開咧公子心下說不想這兩個騾夫能如此盡心到去倒得賞他一賞那白臉兒很說着把騾子加上一鞭子那騾子便豎着腦袋使着勁奔上坡去挠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唏啷嘩啷山響不想上了不過一箭多遠那騾子忽然窩裡發炮的一閃把那白臉兒很從騾子上掀將下來你道這是甚麼原故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却沒那些說鬼說神沒對証的話原來那白臉兒很正走之間路旁有棵多年的回乾老樹那老樹上半截剩了一個杈

兒活着下半截都空了裡頭住了一窩老梟這老梟大江以南叫做猫頭鷹大江以北叫做夜貓子深山裡面隨處都有這山裡等閒無人行走那夜猫子白日裡又不出窩忽然聽得人聲只道有人掏他的窩兒來了便橫冲了出來一翅膀正搧在那騾子的眼睛上那騾子護疼把腦袋一撥甩就把騎着的人掀了下來連那脖子底下拴的鈴鐺也甩掉了落在地下那騾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滚又一眼岔也更一趕頭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了下去那馱騾又是戀羣的一個一跑那三個也跟了下來那白臉兒狼摔的草帽子也丢了幸而不會摔重他見四頭騾子都

跑下去一咕嚕身爬起來顧不得帽子撒開腿就趕這趕脚的營生本來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還趕不上如今要一個人跟着四頭騾子跑那裡趕得上呢一路緊趕緊走慢趕慢行一直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那廟門前有個飲馬槽那騾子奔了水去這才一個站住都站住了儍狗先下了牲口攏住那個騾子駡道不塡還人的東西等着今兒晚上宰了你吃肉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下來口裡嘆道怎麽又弄出這件事來抬頭一看只見那廟好一座大廟只是破敗的不成個模樣山門上是能仁古刹四個大字還依稀彷彿看得出來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

着左右兩個角門儘西頭有個車門也都關着那東邊角
門墻上却挂着一個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墻
一望裡面塔影冲霄松聲滿耳香烟冷落殿宇荒涼廟外
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着一張棹子
一條板櫈棹上晾着幾碗茶一個錢笸籮樹上掛着一口
鐘一個老和尚在那裡坐着賣茶化緣公子便問那老和
尚道這裡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那老和尚說你
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你們想是從
大路來的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從岔道口
往南去纔是呢公子一聽道不又繞了遠兒了嗎說着只

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了來公子問他道你看如今又躭悞了這半天工夫得甚麼時候纔到那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說不値甚麼咱們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啣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說道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麽兩個騾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說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要命喝粥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倆月頭裡出了一個山貓兒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這往前去也沒飯店人家依我說你們今晚且在廟裡住下明日早起再過崗子去罷說着拿起鐘鎚子來噹噹噹的便把那

鐘敲了三下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拉一响早走出兩個和尚來一個是個高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幾歲一個是個禿子將就材料當了和尚也有二十多歲一齊向公子說施主尋宿兒呀廟裡現成的茶飯乾淨房子住一夜隨心佈施不爭你的店錢公子纔點了點頭還沒說出話來那白臉兒狠忙着搶過來說你別攪局我們還趕道兒呢那兩個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答應就是我們僧家剩個幾百錢香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沒化你的不由分說就先把那駄行李的騾子拉進門去傻狗忙攔他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買的胡琴兒

你就拉起來叫白臉兒狼一見生怕嘈嘈起來倒悞了事想了想天也眞不早了就趕到嶺上天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興今晚在廟裡住下等明日早走依就如法泡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擺儍狗說不咱們就住下罷他倒先轟着騾子趕進門來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裡面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北角上一個隨墻門裡邊一個拐角墻擋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個栅欄門裏面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門牕脫落滿地鴿翎蝠糞敗葉枯枝只有三間西殿還糊着牕紙可以住人那和尙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台堦上看着卸行

李兩個和尚也幫着搭那馱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
斤兩沉重那瘦的和尚向着那禿子丟了個眼色道你告
訴當家的一聲兒出來招呼客呀那禿子會意應了一聲
去不多時只見從那邊隨牆門兒裡走出一個胖大和尚
來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觸
觸的鬍子查兒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
是抓傷的一般他假作斯文一脈走到跟前打着問訊說
道施主辛苦了這裡不潔淨一位罷咧請到禪堂裡歇罷
那裡諸事方便也嚴謹些公子一面答禮回頭看了看那
配殿裡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山兩條大炕却也實在

雖住便同了那和尚往東院而來一進門見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墻另有個月光門兒望着裡面像是個廚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有槅隔斷堂屋西間一通連西間靠牕南炕通天排插掌扇正中一張方棹兩個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春橙東裡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挨牀靠牕兩個杌子靠東墻正中一張條棹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北面却又隔斷一廚一個小門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屋裡也放着臉盆架等物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己在下相陪這陣鬧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見了那時正是八

月初旬天氣一輪皓月漸漸東升照得院子裡如同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炕上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你們招呼罷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燈來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兩個燭燈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幫着穿梭也價服侍公子公子心裡十分過意不去一時茶罷緊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碗無非豆腐麪筋青菜之流那油盤裡又有兩個盅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隨後又拿了一壺酒來壺梁兒上拴着一根紅頭繩兒

說當家的這壺是你老的也放在棹兒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這裡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喫的就是一盅素酒倒是咱們廟裡自已淋的說着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盅送過去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不敢當和尚隨後把自已的酒也斟上端着盅兒讓公子說施主請公子端起盅子來虛舉了一舉就放下了讓了兩遍公子總不肯沾唇那和尚說酒涼了換一換罷說着站起來把那盅倒在壺裡又斟上一盅說道喝一盅僧人五葷都戒就只喝口素酒這個東西冬天擋寒夏天煞水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喝了這一盅我再

不識了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謙讓說別斟了我是天性不飲抵死不敢從命一時匆忙手裡不會接住一失手連盅子帶酒摔在地下把盅子砸了個粉碎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間呼的一聲冒上一股火來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呀我將酒敬人並無惡意怎麼你把我的酒也潑了盅子也摔了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說着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子拿住往後一擄公子噯喲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口裡說道大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那和尚更不答話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只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搭又把那隻胳膊也

拉過來交代在一隻手裡揌住膀出自己那隻手來在僧衣裡抽出一根蔴繩來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憐我無知放下我來我喝酒就是了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大衣甩了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個死扣兒然後揣成雙股往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緊緊了繩頭他便叫三兒拿傢伙來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來了來了手裡端着一個紅銅鏇子盛着半鏇子凉水鏇子邊上擱着一把一尺來長潑

風也似價的牛耳尖刀公子一見唬的一身雞皮疙瘩頂
門上轟的一聲只有兩眼流淚氣喘聲嘶的分兒也不知
要怎樣哀求纔好沒口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一個
便是殺我三個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着公
子道呀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着我也不是你的甚麼
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黑風
大王的便是因爲看破紅塵削了頭髮因見這座能仁古
刹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峯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裡出家作
這樁慈悲勾當像你這個樣兒的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
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老爺家裡有一點摘不開的家務

故此不會出去你要啞默悄靜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
你來了如今是你肥豬拱門我看你肥豬拱門的這片孝
心怪可憐兒兒的給你留個囫圇尸首給你口藥酒兒喝
叫你糊裏糊塗的死了就完了事了怎麽露着你的鼻子
兒尖眼睛兒亮䁖出來了抵死不喝我如今也不消你喝
了你先抵回死我䁖䁖我要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
你䁖那廚房院子裡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你的
地方兒這也不俻的嚇的這個嘴臉二十年又是這麽高
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週兒的日子㑚爺兒倆有緣我
邀吃你一碗羊肉打滷過水麪呢再見罷着兩隻手一說

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啘喳一聲只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脯兒來他便向銅鏇子裡拿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攏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豎起左手大指來按了按公子的心窩兒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雙眼緊閉那凶僧瞄準了地方兒從胳膊肘兒上往前一肩勁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只聽噗嗳呀咕咚噹啷啷三個人裡頭先倒了一個這正是雀捕螳螂人捕雀暗送無常死不知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何如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五回終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鐙刀殲餘寇

這回書緊接上回不消多餘交代上回書表得是那凶僧把安公子綁在廳柱上剝開衣服手執牛耳尖刀分心就刺只聽得噗的一聲咕咚倒了一個這話聽書的列公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只怕有等不管書裡節目妄替古人担憂的聽到這裡先哭眼抹淚起來說書的罪過可也不小請放心倒的不是安公子怎見得不是安公子呢他在廳柱上綁着請想怎的會咕咚一聲倒了呢然則這倒的是誰是和尚和尚倒了就直捷痛快的說和尚倒了就完了

事了何必鬧這許多累贅呢這可就是說書的一點兒鼓噪閑話休提却說那凶僧手執尖刀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窩兒纔要下手只見斜刺裡一道白光兒閃爍爍從半空裡撲了來他一見就知道有了暗器了且住一道白光兒怎麼曉得就是有了暗器書裡交代過的這和尚原是個瘟了馬的大強盜大凡作個強盜也得有強盜的本領強盜的本領講得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慢講白晝對面相持那怕夜間腦後有人暗算不必等聽出腳步兒來未從那兵器來到跟前早覺得出個兆頭來轉身就要招架個着何況這和尚動手的時節正是月色東升照的如同白晝

這白光兒正迎着月光而來有甚麽照顧不到的他一見連忙的就把刀子往間來一擊待要躲閃怎奈右手裡便是腿戶左手裡又站着一個三兒端着一鏇子凉水在那裡等着接公子的心肝五臟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他便起了個賊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裡想着且躲開了頸嗓咽喉讓那白光兒從頭頂上撲空了過去然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兒來得更快噗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的腦瓜骨咯噔的一聲這纔站住了那凶

僧雖然凶横他也是個肉人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這等一件東西大槩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嗳喲一聲咕咚往後便倒噹啷啷手裡的刀子也扔了那時三兒在旁邊正歎歎的望着公子的胸膛子要看這回刀尖出彩只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這准是使猛了勁岔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啵纔一轉身毛着腰要把那銅鏇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這個當兒又是照前嘩的一聲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裏打進去打了個過膛兒從右耳朵眼兒裡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吧撻

的一聲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裡邊那三兒只料得一聲我的媽呀鏜把個銅鏇子扔了咕咭也窩在那裡了那銅鏇子裡的水潑了一台堦子那鏇子唏哩嘩啷一陣亂响便滾下台堦去了却說那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背了過去昏不知人只剩得悠悠的一絲氣兒在喉間流連那大小兩個和向怎的一時就雙雙的肉體成聖他全不得知及至聽得銅鏇子掉在石頭上鏜的一聲响亮倒驚得甦醒過來你道這銅鏇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省呢果然這樣那點蘇合丸聞通關散燻草紙打醋炭這些方法都用不着儻然遇着個背了氣的人只敲打一陣

銅鏇子就好了列公不是這等講人生在世不過仗着氣血兩個字五臟各有所司心生血肝臟血脾統血大凡人受了驚恐膽先受傷肝膽相連膽一不安肝葉子就張開了便藏不住血血不歸經一定的奔了心去心是件空靈的東西見了渾血豈有不糢糊的理心一糢糊氣血都滯住了可就背過去了安公子此時就是這個道理及至猛然聞聽得那銅鏇子鏘啷啷的一聲響亮心中吃那一嚇心繫兒一定是往上一提心一離血血依然隨氣歸經心裡自然就清楚了這是個至理不是說書的造謠言如今却說安公子甦醒過來一睁眼見自已依然綁在柱上兩

個和尚反倒橫躺豎臥血流滿面的倒在地下喪了殘生他口裡連稱怪事說我安驥此刻還是活着呢還是死了這地方還是陽世啊還是陰司我這眼前見的這光景還是人境啊還是佛口裡還是鬼境的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見半空裡一片紅光唰好似一朶彩霞一般噗一直的飛到面前公子口裡說聲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裡是甚麼彩霞原來是一個人只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搯成雙股兒在額上紮一個蝴蝶扣兒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腰間繫一條大紅縐綢重穗子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甩襠中

衣腳下的褲腿兒看不清楚原故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寶納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挂着一張彈弓背上斜背着一個黃布包袱一頭搭在右肩上那一頭兒却向左脅下掏過來繫在胸前那包袱裡面是甚麽東西却看不出來只見他芙蓉面上挂一層威凛凛的嚴霜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雄糾糾氣昂昂的一言不發闖進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來就抬腿𨈇的一脚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墻邊然後用一隻手提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一隻手揪住腰胯提起來只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他把脚下分撥得清楚便蹲身下去把那

把刀子搶在手裡直奔了安公子來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不敢出聲忽見他手執尖刀奔向前來說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向自己懷裡一帶安公子哼了一聲他也不採便用手中尖刀穿到繩套兒裡哧嚓的只一挑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這一股兒一斷那上身綁的繩子便一段段的鬆了下來安公子這纔明白他敢是救我來了但是我在店裡碰見了一個女子害得我到這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好不作怪却說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都是

揣成雙股挽了結子一層層繞在腿上的他覺得不便去解他把那尖刀背兒朝上刃兒朝下按定了分中一刀到底的只一割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兩根變作四根四根變作八根紛紛的落在脚下堆了一地他順手便把刀子呪嚓一聲插在牕邊金柱上這纔向安公子答話這句話只得一個字說道是走安公子此時鬆了綁渾身麻木過了纔覺出酸疼來疼的他只是攢眉閉目摇頭不語那女子挺胸揚眉的又高聲說了一句道快走安公子這纔睜眼望着他說你你你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裡去那女子指着屋門說走到屋裡去安公子說哪哪我的手還捆在

這裡怎的個走法不錯前回書原交代的捆手另是一條繩子這話要不虧安公子提補不但這位姑娘不得知道連說書的還漏一個大縫子呢閑話休提卻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轉在柱子後面一看果然有條小繩子捆了手緊着一個豬蹄扣兒他便尋着繩頭解開向公子道這可走罷公子鬆開兩手慢慢的拳將過來放在嘴邊咈咈的吹着說道痛煞我也說着順着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溜便坐在地下那女子焦躁道吁你走怎的倒坐下來了呢安公子望着他淚流滿面的道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那女子聽了才要伸手去攙一想男女授受不親到底不

便他就把左肩的那張彈弓褪了下來弓背向地弓弦朝天一手托住弓靶一手按住弓稍向公子道你兩手攀住這弓就起來了公子說我這樣大的一個人這小小弓兒如何攀得住那女子說你不要管且試試看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右手將弓稍一按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就把個安公子釣了起來從旁看着倒像樹枝兒上站着個纔出窩的小山喜鵲兒前仰後合的站不住又像明杖兒拉着個瞎子兩隻手就地兒鞦拉𢴉說那公子立起身來站穩了便把兩隻手倒轉來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進房來

進門行了兩步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排插的這張春櫈上歇下還不曾到那裡他便雙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動問你可是過往神靈不然你定是這廟裡的菩薩來解我這場大難救了殘生望你說個明白我安驥果然不死父子相見那時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那女子聽了這話笑了一聲道你這人越發難說話了你方纔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又不隔了十年八年千里萬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鬧到甚麼神靈菩薩起來安公子聽了這話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裡遇見的那人麼他便跪在塵埃說道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姑

娘不是我不相認一則是燈前月下二則姑娘你這番裝束與店裡見的時節大不相同三則我也是嚇昏了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養說到這裡咽住一想不像話人家纔不過二十以內的個女孩兒自己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爹娘還要叫他重生再養一時生怕惹惱了那位女子又急得紫漲了面皮說不出一個字來誰想那女子不但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就連公子在那裡磕頭禮拜他也不曾在意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挂在北墻一個釘兒上便回手解下那黃布

包袱來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一轉一手提了往炕
上一擲只聽噗通一聲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又見他轉
過臉去兩隻手望短襖底下一抄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
整理衣裳忽聽得喀吧一聲就從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
一把背兒後刃兒薄尖兒長靶兒短削鐵無聲吹毛過刃
殺人不沾血的纒鋼折鐵雁翎倭刀來那刀跳將出來映
着那月色燈光明閃閃顫巍巍冷氣逼人神光繞眼公子
一見又阿嗳了一聲那女子道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
我如果要殺你為繞趁你綁在柱子上現成的那把牛耳
尖刀殺着豈不省事些公子連連答說是是只是如今和

尙已死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那女子道此時不是你我閑談的時候因指定了炕上那黃布包袱向他說道我這包袱萬分的要緊如今交給你你扎掙起來上炕去給我緊緊的守着他少刻這院子裡定有一塲的大鬧你要愛看熱鬧兒牕戶上通個小窟窿巴着睄睄使得可不許出聲兒萬一你出了聲兒招出事來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你可沒有兩條命小心說着噗的一口先把燈吹滅了隨手便把房門掩上公子一見又急了說這是作甚麼呀那女子說不許說話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提了

提沒間動便兩隻手拉到炕裡邊一屁股坐在上頭謹遵
台命一聲兒不哼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個作用却說
那女子吹滅了燈掩上了門他却倚在門傍不則一聲的
聽那外邊的動靜約莫也有半盞茶時只聽得遠遠的兩
個人說說笑笑唱唱咧咧的從墻外走來唱道是八月十
五月兒照樓兩個鵝虎子去走籌一根燈草嫌不亮兩根
燈草又嫌費油有心買上一枝羊油燭倒沒我這腦袋光
溜溜一個笑着說道你是甚麼頭口有這麼打自得兒的
沒有一個答道這就叫兎子當和尚將就裁料兒又叫和
尚跟着月亮走也借他點光兒那女子聽了心裡說道這

一定是兩個不成裁料的和尚他便吮破牕欞望牕外一看果見兩個和尚嘻嘻哈哈醉眼糢糊的走進院門只見一個是個瘦子一個是個禿子他兩個纔拐過那座拐角牆就說道咳師傅今日怎麽這麽早就吹了燈兒歇了那瘦子說想是了了事了罷咧那禿子說了了事再没不知會偺們扛架椿的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老頭子顧不得這個了罷那瘦子道不能就算說合了蓋兒了難道連壽宿兒的那一個也蓋在裡頭不成三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裡說話不妨脚底下鐙的一聲踢在一件東西上倒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銅鏇子那禿子

便說道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這準是三兒幹的偺們給他帶到廚房裡去說着毛下腰去揀那鏇子起來一抬頭月光之下只見拐角墻後躺着一個人禿子說你瞧那不是架樁可不了了事了嗎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道怎麼倆呀灣腰再一看他就嚷將起來說敢則是師傅你瞧三兒也幹了這是怎麼說禿子連忙扔下鏇子提過去看了也詫異道這可是那的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煞不成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禿子說別管那些偺們踹開門進去瞧瞧說着纔要向前走只聽房門响處嗖早竄出一個人來站在當院子裡二人冷不防嚇了一跳一看見是

個女子便不在意那瘦子先說道怪呀怎麼他又出來了這不又像說合了蓋兒了嗎既合了蓋兒怎麼師傅倒幹了呢禿子說你別鬧你細瞧這不是那一個這倒得盤他一盤因向前問道你是誰那女子答道我是我禿子道是你就問你咧我們這屋裡那個人呢女子道這屋裡那個人你交給我了嗎那瘦子道先別講那個我師傅這是怎麼了女子道你師傅這大騾算死了罷瘦子道知道是死了誰弄死他的女子道我呀瘦子道你講甚麼情理弄死他女子道准他弄死人就准我弄死他就是這麼個情理瘦子聽了這話說對的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只見那女

手不慌不忙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用了個葉底藏花的架式吧只一個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撥了開去那瘦子一見說怎麼着手裡有活這打了我們叫兒了你等等兒偺們爺兒倆較量較量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師傅的少林拳有多麼覇道可別跑女子說有跑的不來了等着請教那瘦子說着甩了外面的僧衣交給秃子說你閃開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模樣兒那女子也不合他鬭口便站在台堦前看他怎生個下腳法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轉向南邊向着那女子比了個門戶把左手攏住右拳頭往上一拱說了聲請且住難道兩個人打起來

了還鬧許多儀注不成列公打拳的這家武藝却與厮殺械鬬不同有個家數有個規矩有個架式講家數爲頭數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爺留下的叫作內家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尙學的都是少林拳講那打拳的規矩各自站了地步必是彼此把手一拱先道一個請字招呼一聲那拱手的時節左手攏着右手是讓人先打進來右手攏着左手是自已要先打出去那架式拳打脚踢拿法破法各有不同若論這瘦和尙的少林拳却頗頗的有些拿手三五十人等閒近不得他只因他不守僧規各各廟存身不住纔跟

了這個胖大强盜和尚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如今他見這女子方纔的一個反巴掌有些家數不覺得技癢起來又欺他是個女子故此把左手攏着右拳讓他先打進來自己再破出去那女子見他一拱手也丟個門戶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起雙拳先在他面門前一幌這叫作開門見山却是個花着兒破這個架式是用右胳膊橫着一搪封住面門順着用右手往下一抹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擡將他身子擡轉過來却用右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摺叫作黃鶯掳膝那瘦和尚見那女子的雙拳到來就照式様一搪不想他把拳頭虛幌了

一幌趕回身去就走那瘦子哈哈大笑說原來是個頑女觔斗的不怎麼樣說着一個進步跟下去舉拳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幌幌直矗矗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頭往上偏左一提照左哈扐巴打去明看着是着上了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早打了個空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趕緊的拿了拿樁站住只這拿樁的這個當兒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開左脚一回身噹的一聲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尚哼了一聲纔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脚把脚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腿甩了一個

旋風腳踢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腳站腳不住咕咚向後便倒這一着叫作連環進步鴛鴦拐是這姑娘的一樁看家的本領真實的藝業却說那禿子看見罵了聲小撒糞的這不反了嗎一氣跑到厨房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輪得風車兒般向那女子頭上打來那女子也不去搪他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拔出刀來單臂掄開從上往下只一蓋驀得噹的一聲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裡砍作兩段那禿和尚手裡只剩得一尺來長兩根大鐵頭釘子似的東西怎的個鬭法他說聲不好丟下回頭就跑那女子趕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裡走在背後舉起刀

來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唿嚓從左肋裡砍將過來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葱瓣了個斜岔兒了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梟將下來用刀指着兩個尸首道賊禿驢諒你這兩個東西也不值得勞你姑娘的手段只是你兩個滿口嚷的是些甚麼正說着只見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握着脖子從厨房裡跑出來溜了出去那女子也不追趕向他道不必跑饒你的殘生諒你也不過是出去送信再叫兩個人來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殺個爽快說着把那兩個尸首踢開先清楚了燈下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一擁進來一羣四五個

七長八短的和尚手拿鍬鐝棍棒擁將上來女子見這班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力巴心裡想道這倒不好合他交手且打倒兩個再說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托地一跳跳上房去揭了兩片瓦朝下打來一瓦正打中拿鏟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噗的一聲倒了把槓子撂在一邊那女子一見重新跳將下來將那槓子搶到手裡掖上倭刀一手掄開槓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個落花流水東倒西歪一個個都打倒在東墻所跟前翻着白眼撥氣兒那女子冷笑道這等不禁插打也值的來送死我且問你你們廟裡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言還未了只聽腦

背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不多還有一個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裡飛將下來緊接着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撒花蓋頂的從腦後直奔頂門那女子眼明手快連忙丟下槓子拿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棍沉刀軟將將的抵一個住他單臂一價勁用刀挑開了那棍回轉身來只見一個虎面行者前髮齊眉後髮蓋頸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字瘦身短襖下穿一條元青緞兜襠雞腿褲腰緊雙股鸞帶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惠明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那女子見他來勢凶惡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那和尚也

舉棍相迎他兩個一個使雁翎寶刀一個使龍尾禪杖一個棍起處似泰山壓頂打下來舉手無情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觸着他抬頭便死刀光棍勢撒開萬點寒星棍豎刀横聚作一團殺氣一個莽和尚一個俏佳人一個穿紅一個穿黑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來來往往吆吆喝喝這場惡鬬鬬得來十分好看那女子鬬到難解難分之處心中犯想說這個和尚倒來得恁的了得若合他這等油鬬鬬到幾時說着虛幌一刀故意的讓出一個空子來那和尚一見舉棍便向他頂門打來女子把身子只一閃閃在一旁那棍早打了個空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掣回

棍便從下路掃着他踝子骨打來棍到處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腳兒拳回去踢躂一跳便跳過那棍去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大吼一聲雙手攢勁輪開了棍便取他中路向左肋打來那女子這番不閃了他把栁腰一擺平身向右一折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脅下去他却揚起左胳膊從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綽往裡一裹早把棍綽在手裡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咬着牙撒着腰往後一拽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和尚險些兒不曾坐個倒蹲兒連忙的揣住兩腳挺起腰來往前一掙那女子趁勢兒把棍往懷裡只一帶那和尚便跟了過來女子舉刀向他面

前一閃和尚只顧躲那刀不妨那女子抬起右腿用腳跟向胸膛上一登噔他立腳不穩不由的撒了那純鐵禪杖仰面朝天倒了那女子笑道原來也不過如此那和尚在地下還待扎掙只聽那女子說道不敢起動我就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頭蒜說着掄起那把刀來手起一棍打得他腦漿迸裂霎時間靑的紅的白的黑的都流了出來嗚呼哀哉敢是死了那女子回過頭來見東墻邊那五個死了三個兩個扎掙起來在那裡把頭碰的山響口中不住討饒那女子道委屈你們幾個算塡了餡了只是饒你不得隨手一棍一個也結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間彈打

了一個當家的和尚一個三兒劈刀了了一個瘦和尚一個禿和尚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一共弄十個人他這纔抬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纔殺得爽快只不知屋裡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活說着提了那禪杖走到牕前只見那牕櫺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他把着往裡一望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個地方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那八個指頭握着眼睛在那裡藏猫兒呢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廟裡的這般強盜都被我斷送了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向各處打一照再來

公子說姑娘你別走那女子也不答言走到房門跟前看了看那門上並無鎖鑰扇成只釘着兩個大鐵環子他便把手裡那純鋼禪杖用手彎了轉來彎成兩股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裡只一擰擰了個蔴花兒把那門關好重新拔出刀來先到了廚房只見三間正房兩間作廚房屋裡西北另有個小門靠禪堂一間堆些柴炭那廚房裡墻上挂着一盞油燈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麪俱全他也無心細看趕身就穿過那月光門出了院門奔了大殿而來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養連佛像也是暴土塵灰順路到了西配殿一望寂靜無人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栅欄

門進門一看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正西一帶灰棚正南三間馬棚那馬棚裡卸着一輛糙蓆篷子大車一頭黃牛一匹懋口叫驢都在空槽邊拴着院子裡四個騾子守着個草簾子在那裡醫一帶灰棚裡不見些燈火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尚住的南頭一間堆着一地喂牲口的草草堆裡卧着兩個人從牕戶映着月光一看只見那倆人身上止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的精光胸前都是血跡糢糊碗大的一個窟窿心肝五臟都掏去了細認了認却是在茌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騾夫那女子看了點頭道這還有些天理說着起身奔了正房那正房裡面燈燭點得正亮

兩扇房門虛掩推門進去只見方纔溜了的那個老和尚守着一堆炭火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盅酒正在那裡燒兩個騾夫的狠心狗肺吃呢他一見女子進來嚇的纔待要嚷那女子趕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不准高聲我有話問你說的明白饒你性命不想這一按手重了些按錯了筍子把個脖子按進腔子裡去哼的一聲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聲說怎的這等不禁按他隨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裡外屋裡一照只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流又見那炕上堆着兩個騾夫的衣裳行李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拿起那信來一看上寫着褚宅家信

那女子自言道原來這封信在這裡回手揣在懷裡邁步出門嗖的一聲縱上房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只見前是高山後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烟這地方好不冷靜又向廟裡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看畢順着大殿房脊回到那禪堂東院從房上跳將下來纔待上台堦兒覺得心裡一動耳邊一熱臉上一紅不由得一陣四肢無力連忙用那把刀拄在地上說不好我大錯了我千不合萬不合方纔不合結果了那老和尚纔是如今正是深更半夜況又

在這古廟荒山我這一進屋子見了他正有萬語千言旁邊要設個証明的人劝女孤男未免覺得想到這裡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呆了半晌他忽然把眉兒一揚胸脯兒一挺拿那把刀上下一指說道癡丫頭你看這上面是甚麼下面是甚麼便是明裡無人豈得暗中無神縱說暗中無神難道他不是人不成我不是人不成何妨說着他就先到廚房向竈邊尋了一根秫稭在燈盞裡醮了些油點着出來到了那禪堂門首一隻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進房先點上了燈那安公子見他回來說道姑娘你可回來了方纔你走後險些兒不曾把我嚇死那女子忙問道

難道又有甚麽响動不成公子說豈止响動直進屋裡來了女子說不信門關得這樣牢靠他會進來公子道他何常用從門裡走從牕戶裡就進來了女子忙問進來便怎麽樣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進來他就跳上桌子把那桌子上的菜舔了個干淨我這裡拍着牕戶吆喝了兩聲他纔夾着尾巴跑了女子道這倒底是個甚麽東西公子道是個挺大的大狸花猫女子含怒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沒要緊如今大事已完我有萬言相告此時纔該你我閑談的時候了只見他靠了棹兒坐下一隻手按了那把倭刀言無數句話不一夕纔待開口還未開口側耳一聽只聽

得一片哭聲哭道是皇天菩薩救命呀那哭聲哭得來十分悲慘正是好似錢塘潮灑水一波纔退一波來要知那哭聲是怎的個原由那女子聽了如何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六回終